

# 廣電系二十週年系慶廣電教育前瞻論壇

**主題：**廣電人才培育的專業精神與道德

**時間：**97/03/27（四）13:00–15:00

**地點：**政治大學大勇樓 401 教室

主持人：關尚仁系主任

與談來賓：鍾蔚文院長、潘家慶老師、賴東明董事長、洪瓊娟副局長、李四端主播、  
胡元輝老師、劉忠繼顧問

**題綱：**

1. 廣電從業人員應具備的專業精神與態度為何？
2. 廣電教育如何培育未來從業人員（學生）應具備的專業精神與專業態度？教師在課程與內容、或課外活動中，如何推展與教授？其成功之案例為何？
3. 廣電從業人員應具備之專業倫理與道德精神為何？
4. 廣電教育如何培育未來從業人員（學生）之專業倫理與道德？
5. 廣電教育如何培育未來從業人員之自律、自省、反思之能力？

**本篇內容謹節錄潘老師的內容**

**潘家慶老師：**所謂的「笨鳥先飛」，我希望能先講，否則，別人講完，我大概就沒有可以講的。

看過這個題綱，我覺得只有兩個問題，一是所謂的「專業精神」，一是所謂的「新聞倫理」。講專業精神，其實就是 profession，歷史的發展大概分成二個層次，比較傳統的是 public service，就是媒介是公共服務的事業；第二個，是舉各國廿世紀 70 年代所謂 autonomy，強調自主性；這是專業精神。那新聞倫理就非常複雜，有人說新聞道德、有人說組織媒介守則。

市面上有一本很流行的書，馬驥伸寫的《新聞倫理》，那本書後面列了記者編輯信條。我個人從來不希望強調所謂的新聞倫理，或所謂新聞道德，因為我覺得，新聞倫理跟一般人的道德沒有差別。比如說，我們一般基本道德就是誠實，換句話說，只要恪守誠實，所有不實的新聞、所有不應該做的事，大概都不會出現。

至少在廿世紀，從我開始教書（我是民國 50 年進來作助教），一直到 2000 年，大概我都不主張所謂的新聞倫理，也不主張有新聞倫理的課程，因為我覺得這在新聞學、採訪寫作、編輯學等課程中，老師都應該隨時講授相關守則。假如變成一個專門課程，那樣會失之所謂的過份高調化，一般人也不喜歡道德或倫理變成一個課程。當然「倫理」這個名詞比較好一點，「道德」對一般人來說，大家不喜歡聽。

但是，我們看現代的社會、現在的媒體，是愈來愈令人擔心，所以讓人覺得愈來愈需要強調倫理，或專業，我也漸漸改變過去的想法，希望現在能夠有一些這樣的課程。這個課程怎麼教，等下再談。

所謂的新聞倫理，馬教授那本書，目的在把一些教條，變成一些可行、可用的一些東西。針對目前的新聞，特別是電視，我特別提幾項：例如，第一，新聞跟評論必須分開，但是我們現在新聞主播，大致上是兼新聞評論員。

第二，新聞主播跟他的影音內容，我覺得應以莊重為首要。所謂的莊重有個標準，過去在廿世紀 50 年代，美國的編輯認為，報紙不要沾污早餐桌，就是說，在吃早餐時，不能有噁心的東西。我現在覺得，包括你喝咖啡時、看報紙，或看電視，你都吃不下去，那就是不尊重、不莊重，包括血腥、屍體、不乾淨，裸露，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應該有。

第三，新聞應該以已經發生的事情為主。像現在馬英九剛選上總統，今天就在談這個人做院長，那個人做什麼部長，非常無聊。沒發生的事情，記者只是依據猜測做新聞，我覺得是不對的。

第四個，我覺得現在無論報紙、電視、廣播，都沒有自己努力的影子。每星期三看《壹週刊》、追著《壹週刊》，現在《壹週刊》變成大家的老祖宗，自己完全沒有新的想法。至於全球糧食缺乏，與暖化的問題，我們的媒介好像一無所知。再說，與我們切身有關的健保，其實有很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健保制度，讓我們一去看病，醫生不講話，不斷開藥、開藥。但各位要知道，吃藥事實上是最傷害人的健康。特別是消炎藥，一吃你的腎、肝都會遭受很大的問題。因為有健保，每個醫生都給你開五、六種藥，一種病開五、六種，兩種病開 12 種，有些老太太老先生都以藥維生，這種健保制度值得電視、廣播討論，卻不去做。所以我剛就說，我們沒有一點創意的精神，每天跟著《壹週刊》跑，實在沒有道理。

第五點，我覺得避免誇大，或者故意忽略一些重要事實。

第六，重視隱私權。我們的媒介不重視隱私權，特別是車禍，把麥克風朝傷者嘴巴一塞，要他發表感想，事實上是沒什麼道理的。

第七點，最後一個，評論。我覺得我們的評論比較流行的，就是所謂的 call in 節目，每天同樣擾人的政治問題。目的是要製造衝突、戲劇效果。其實它不是藍也不是綠，就是要製造一個衝突的效果，爭取更高的收視率。

其次就是，廣電教育方面應該如何設計新聞倫理課程。當然我不主張必修，我主張選修。我主張採用 case study 的方式，由學生跟老師一起去努力，探個案，個案是累積性的，五年、十年可能累積 100 個個案，200 個個案出來，再分別編成教材，讓後面的人學習。我覺得所謂媒介的倫理教育，恐怕這是應該走的一條路。

好，我的主要的兩個問題已經講完了。第三個問題，我前面講的話，包括等一下各位要講

的話，所謂「專業倫理」、或「專業精神」，我覺得都是廢話，我們的題綱也是廢話，爲什麼？因爲我們所有的學生出去後都是到商業媒介。

商業媒介主導者是媒介老闆。媒介組織其實是一個所謂的高度官僚化體系，就是說，他要求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我們即使說，過去沒學過什麼新聞倫理，廣電報社可以要求，要求不成，它會處罰你、可以讓你離職；今天因爲媒介鼓勵你這麼做，是因爲老闆、商業機制要賺錢，它鼓勵你這麼做，所以你才這麼做。我們應該怎樣促使目前「商業第一」，能夠稍微向中間走，這個恐怕是大家最重要的課題。

當然，所謂的自律、他律，有很多種方式。我們這些教授，坐在家裡閉門造車的同時，能不能夠出去想一想，怎樣讓商業媒介能夠變得稍微好一點，因爲我們訓練再好的學生，再有專業精神、再有新聞倫理的學生，出去在飯碗要求下，沒辦法不服從他們。我們在學校的要求，比不過外面一句命令。你不做，它就請你走路，這個問題，我想應該提一個專門題目來談。但這個問題恐怕是從有報紙、有電視來，特別是商業化之後，大家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

**關尚仁系主任：**現在請潘老師爲我們做個總結。

**潘家慶老師：**我不敢做結論。因爲剛剛聽了諸位賢達的報告，我覺得有一個想法，涉及我們今天討論到所謂倫理也好，所謂專業也好，其實深及四個層面。第一個，我們的校園、我們的老師；第二個，我們的學生；第三個，是媒介裡的 gatekeeper，包括編劇、記者；第四個，涉及的是所謂媒介的老闆，owner。

最近美國歐巴馬，他的競選口號是 change，後來馬英九也搞 change。我想真正要 change 的是我們這個大範圍四方面都要 change。我們教員應該怎麼 change，這個不好意思當面說，那麼我們後面再來討論。至於學生，我剛剛也講到學生，我覺得目前的學生憑良心而論，跟廿世紀的 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比，相對在 down。比如說常識、知識、思辨，這三個都在普遍下降。

譬如我教新聞系，我教二年級傳播理論，問他中央社，他說什麼是中央社？中央日報老早關門啦。就是說這個知識的常識，已經降到非常低，但不幸的是，我們新聞系，上次李金銓在演講時，說我們今天新聞教育，其實整個傳播教育，正面臨一個十字路口，其實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走，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走。不知道要怎麼走，因爲我們老師根本不知道方向如何，其實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剛說老師我不願意講，但老師目前形成的課程體系，特別是在最近三、四年，甚至於五年、十年內修改的課程，老實說我不敢恭維。我們課程令我們要向上提升的是愈來愈長，我們這個教育走在十字路上，不曉得要向左、向右、向前、向後，這是個問題。我們的學生知識上，他們的知識、常識、思辨，比過去 50 年來，我想恐怕差 20%，老師都應該有這樣的體會。

第三種，就是我剛講的守門人。守門人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個就是知的權利，事實上他哪懂知的權利？他們只是假藉知的權利，希望行他自己所願意提供他人之事。其實在 1922 年，學者早就跟我們說，今天報紙上所呈現的東西都是編輯為我們選擇的，這是名言。不是什麼讀者所喜歡看，不是公眾利益所要求的，那是編輯、是記者給我們看。我們今天都是講知的權利，什麼叫知的權利，沒有這回事，那有知的權利。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今天新聞發生了什麼，只有記者和編輯知道，所以我們怎麼有知的權利？這句話是，我們一般常常濫用。

第四個就是老闆，我剛才聽到這個四端兄所說，包括我們主任說的。我想還是前面說的，我們要怎樣採取跟媒介老闆對話，甚至跟要賺錢的那個頭頭對話，那是非常重要。當然我們不可能希望在五年，或十年內改變他們的心意，但我們常常去告訴他我們的要求、社會的要求，他們總會慢慢改變，總比目前不動如山這樣要好。

所以我剛講到改變，我們老師要改變，我們學生也應該常常改變，我們的守門人更要改變，特別是我們大環境中間的主宰者，老闆特別需要改變。但他們不可能主動改變，我們要怎樣幫助，要怎樣找對話管道，讓他們知道大眾的心聲，這是我的一些小小看法，謝謝。

**關：**在設計時還討論過兩個鐘頭時間是不是太長，各位已經看到，今天這個議題還可以繼續下去，其實潘老師最後幫我們做結論時，已經指出，因為環境內所有事物的改變都造成挑戰。

在這個環境裡面，傳播教育都不斷在找最好的方向，希望提供下一代真正有幫助的教育。今天能請到各位來蒞臨，分享傳播教育的專業倫理，指導老師怎樣跟下一代共同來分享核心價值，建立一個正確價值觀，建立下一代對自己能夠反思的基本精神。

整個環境裡，誠如潘老師剛所指教的，也跟各位賢達先進所講的一樣。那些經理人，那些 gatekeeper，就目前來講，似乎在傳播教育裡好像這距離還拉的不夠近。也是因為這樣，在整個課程結構和方向，對於學生的定見與反思能力上面的教育還不足。藉著今天以及每一次在前瞻教育論壇的時候，可以相信就是說，都會有一個新的啟示、新的力量，讓我們對於所謂的倫理教育與研究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和更清楚的思維。

個人在此，不敢說做任何結論，只是重述各位的指教，我們會把這些內容清楚地整理出來，變成廣電系 20 週年時，能夠留下的最大資產，除了分享系所友們的成就以外，就是藉這個機會，重新反思，重新想一想，努力再往前看，讓我們未來廣電教育能夠走的更健全，更使老師能夠對自己有更高的期許。僅在此代表廣電系所有師生，向各位撥冗出席賜予指教的各位先進前輩致上最誠意的謝意。再次謝謝各位給我們這麼深刻、具體的指導。

